Discover ディスカヴァー

歡迎搭乘轉運計程車

喜多川 泰 著
王蘊潔 譯

明明很努力，但「為什麼就我這麼倒楣？」難道好運都不會降臨在我身上嗎？

請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不會白費！

銷售突破 100 萬冊日本國民作家——
喜多川 泰 最催淚的勵志物語！

亞馬遜書店
—文學榜—
No.1

蟬聯排行榜 TOP10 三年以上，超過 **5,000** 則好評
讀者淚推：「今年**最讓我感動**的一本書 !!」

歡迎搭乘轉運計程車

喜多川 泰 著
王蘊潔 譯

Discover
ディスカヴァ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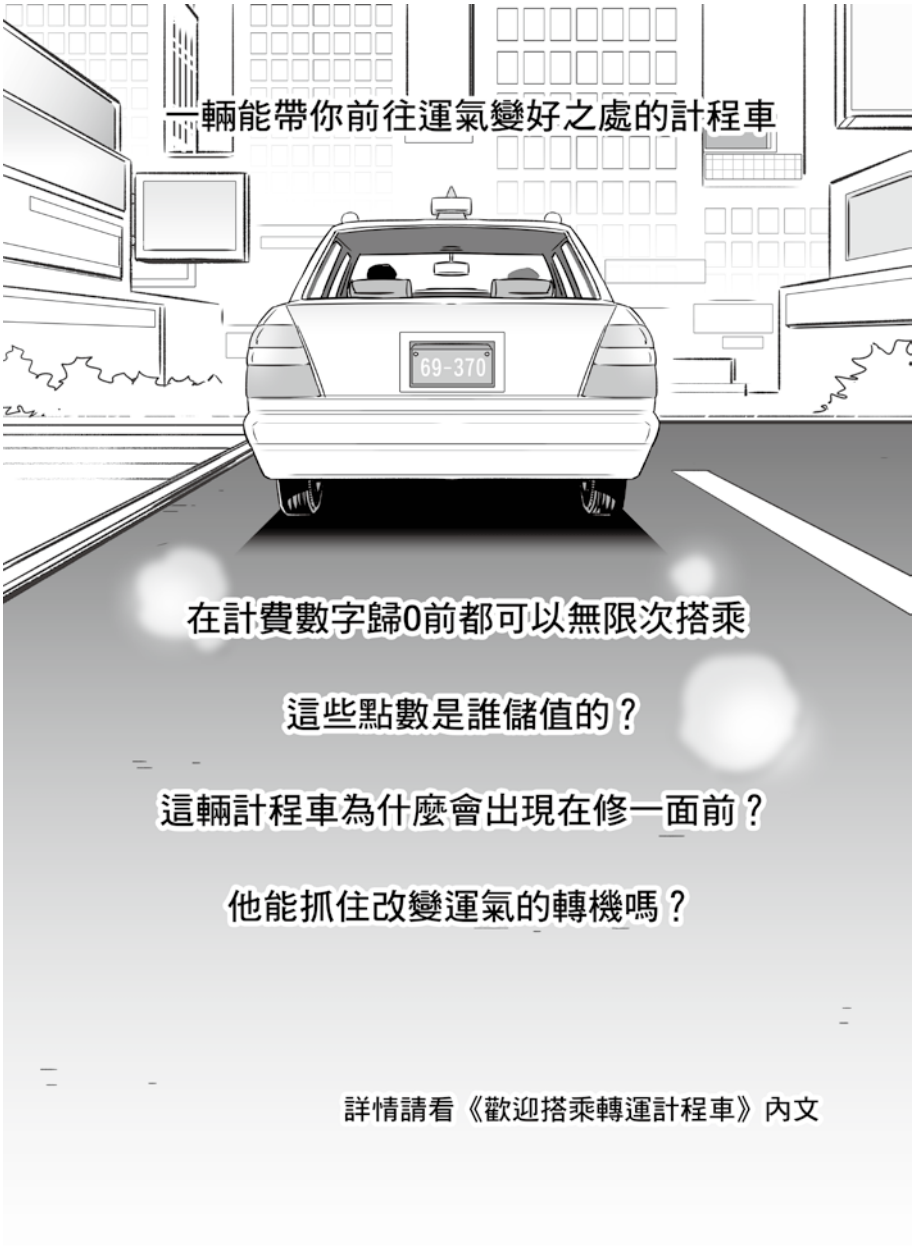
岡田，
你負責的20張保單
全部被解約了!
大量被解約=扣薪水、
沒獎金，要還公司
保費佣金。
必須趕快把失去的保單
補回來才行……

你忘了今天要去學校談女兒拒學的問題嗎？
去巴黎旅行的錢，記得下星期要匯款喔！
甚麼時候回老家？媽媽想和你聊聊以後的事。
為什麼就我這麼倒楣…

光是工作的事就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了，
還要煩惱女兒的事，夫妻的事，老家和母親的事。
TAXI
69370
每一件事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是不是先去你女兒的學校比較好？
TAXI
啊啊…沒錯，那就拜託你了。
你…你怎麼會知道！？

我一開始不就說了嗎？
我是你的運轉手。
我會帶你去可以為你
帶來轉機的地方。


一輛能帶你前往運氣變好之處的計程車
69-370
在計費數字歸0前都可以無限次搭乘
這些點數是誰儲值的？
這輛計程車為什麼會出現在修一面前？
他能抓住改變運氣的轉機嗎？
詳情請看《歡迎搭乘轉運計程車》內文

序章

——妳今年的表現很活躍。

車用音響內傳來DJ語帶興奮的低沉聲音。

——謝謝。

——聽說妳填詞譜曲都自己來，妳從什麼時候決定走音樂這條路？

——我的音樂啟蒙其實相當晚，在我讀中學的時候，父親帶了一把吉他……滋滋……剛才上場就錯失了大好機會，沒有擊出安打就出局了，所以這次應該很希望可以把跑者送回本壘。請問打者在這種時候，內心都在想什麼？

也許是顧慮到坐在後車座的修一，和他同年代的司機切換了節目，改聽棒球實況轉播。

「完全聽不懂時下年輕人唱的歌。」

司機從後視鏡中看著修一說。

修一苦笑著回答：

「是啊，但比起棒球，我更想聽剛才的音樂節目。」

「啊啊，真是不好意思……」

司機說完，慌忙轉回剛才的節目。

——請問令尊從事哪方面的工作？

——他是理財顧問。

——這樣啊，所以多虧了令尊，妳才會走上音樂之路。那我們來談一談妳的新歌，今天要介紹的是本月二十日推出的《Life is beautiful》專輯中這首〈TAXI〉，請問是一首怎樣的歌？

——有一天，我搭上了一輛與眾不同的計程車。那天之後，我的人生就發生了改變。這是我根據這段經驗創作的歌曲。

——原來是這樣。那我們就來聽聽這首由YUMEKA為我們帶來的〈TAXI〉。

修一從來沒聽過這首歌，但並不覺得難聽。

「與眾不同的計程車改變了人生……嗎？」

修一喃喃自語，情不自禁露出了笑容，腦海中浮現了發生在十年前，但最近從來不曾想起的往事。

死線

「一年的時間感覺很長，但轉眼之間就過去了。」

每逢年底，任何人都會隱約產生類似的感慨，但岡田修一轉職成為壽險業務員後，一年的時間之短，對他而言只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感，他每個月都幾乎被這種沉重的壓力壓垮。

雖然保險行業中，也有領固定薪水的公司，但修一任職的公司並非如此。

所謂「純佣金制」，其實就是「完全靠業績抽成制」。

曾經用這種方式領薪水的人，就會了解這種薪資制度有多麼恐怖。每賣出一張保單，在第一年可以從保費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成為自己的薪水，每家保險代理公司的抽佣成數不同，修一的公司算是給得相當大方。只不過第一年結束後，抽成的成數便直線下降。這是公司的規定，也就是說，只有前十二個月可以靠那張保單領薪水，一旦進入第十三個月，抽成的佣金金額少得可憐，因此必須在此之前簽下新的保單。

在覺得「反正還有半年時間」之際，還不至於太焦急，然而「只剩下兩個月」時，就開始食不下嚥，夜不成眠。

修一畢業於東京一所絕對稱不上一流的私立大學，畢業找工作時，當然吃了不少苦頭，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願意錄用自己的公司，總算進入那家公司謀得一職，但之後多次換工作，最後投入了保險業。

進壽險公司之前，修一是二手車行的業務員，像他這樣從賣二手車轉行進入保險代理公司工作的人並不在少數。雖然保險的種類不同，但賣車也要處理車險的問題，重點是手上掌握了很多客源，和客戶之間的關係既廣又深。了解客戶的家庭成員和兒女的年紀，而且還知道對方用什麼方式買了什麼車子，這就意味著了解對方的收入和生活方式。這些資訊無疑是從事保險工作最重要的武器。

當初之所以會起心動念換工作，是因為先跳槽的前輩整天在他面前批評那家二手車行，吹噓跳槽後的生活多麼美好。那家二手車行的確有很多離譜的事。

「只要有機會，想換一家條件更好的公司。」

不光是修一，每個人都這麼想，那位前輩的一番話讓他動了心。

「即使整天玩，只要能夠簽到保單就好，賺錢超輕鬆。」

「這份工作的最大優點，就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讓收入無上限。」

「你絕對更適合這份工作。」

每次見面，那位前輩就慫恿他加入自己任職的公司。

修一最後禁不起他的鼓惑，進入了那家保險代理公司，前輩卻在不久之後離職了。

前輩剛跳槽時，利用過去的人脈簽了很多保單。第一年時，每個月都有將近六十萬日圓的收入，只不過最終也必須面對第十三個月的問題。修一在他的慫恿之下，換到和他同一家公司不到半年，前輩的抱怨對象就變成了目前這家公司，在他的收入幾乎歸零之後，突然從公司消失了。

雖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做過正式統計，但據說在保險業界，「能夠撐過十年的人不到整體的百分之三」。在投入這個行業之前，修一從來沒想過其中的原因，如今深刻體會到要撐十年有多難。

「早安。」

剛踏進公司的修一話音未落，董事長脇屋武史就迫不及待地叫了一聲：

「岡田！」

脇屋總是帥氣有型地穿著筆挺的西裝，即使在目前天氣一天比一天悶熱的季節，仍然西裝不離身。他對自己的身材也毫不馬虎，每天下班後都去健身房運動。頭髮也總是梳得一絲不苟，那副很時尚的眼鏡不知道是為了搭配造型，還是真的有發揮眼鏡原本的功能。

他和修一年紀相仿，在三十歲時創立了這家公司，十八年來，逐漸擴大公司的規模。目前包括修一在內，總共有六名員工。雖然稱不上是大公司，但能夠將起初靠著單打獨鬥創立的保險代理公司，發展到目前的規模，並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事。

脇屋幾乎一個人扛下公司所有的業績，從他是公司內唯一連續十年，成為被譽為壽險界奧斯卡獎的百萬圓桌協會會員，就不難了解到他是優秀的保險業務員。百萬圓桌協會是由壽險理財專業人士組成的國際組織，有效保費收入必須達到相當的金額，才有資格成為協會的會員。至少修一不可能連續十年都達到那樣的金額，不，連一年都無法達到。

「是。」

修一驚訝地應了一聲後，走向脇屋的辦公桌。脇屋微瞇起眼鏡後方的雙眼瞪著修一。修一以前簽下的保單遭到解約時，曾經見識過脇屋的這種眼神。他產生了不祥的預感，但又回答了一次：

「是……」

脇屋把手上的資料丟在桌上，然後拿下眼鏡，另一隻手揉了揉眼角，重新戴上眼鏡後說：

「你還記得西導補習班吧？」

「是……」

修一的聲音發抖，而且很小聲，幾乎快聽不到了。

「解約了。」

修一說不出話。

那是他十個月前上門推銷的補習班教室，幸運的是補習班的主任朝倉悠人一開始就很有興趣地說：「我很想了解一下」，然後當場就簽了約。

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新婚不久，太太懷孕了，所以正在考慮買壽險，簡直就

是俗話所說的「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那個補習班有很多年輕老師，連補習班主任朝倉都沒有買保險，其他人當然更和保險無緣。朝倉身為補習班主任的職位凝聚了向心力，他隨口說了一句「你們最好也買保險」，其他人就紛紛表示「我要買」、「我也要買」，轉眼之間，其他教室的老師也都接連加入，短短兩個月，就向修一購買了二十份保單。

修一當時正在為簽不到保單走投無路，那些保單的確幸運地成為拯救他的救命稻草，否則他現在恐怕早就已經離開這家公司了。

「是……誰解約？」

修一努力打起精神問，但因為緊張而乾渴的喉嚨無法發出聲音，好不容易才擠出這句話。

脇屋嘆了一口長氣，搖了搖頭說：

「所有人。」

修一腦袋一片空白。二十個人的保單在一年之內反悔解約。下個月的薪水就必須扣除這些保險費的佣金，而且至今為止十個月期間支付的保險費，也必須如數退還給

保險公司。光是在腦袋中粗略計算一下，就知道金額相當可觀。

「慘了，完蛋了……」

修一閃過這個念頭。

脇屋的辦公桌牆上，掛了一張裱在相框內的簽名板。

不知道簽名板上的那句話是誰寫的，但脇屋很喜歡這句話。

——正向思考，笑得比別人更開心。

脇屋也經常在朝會時對同仁說：

「要發揮正向思考。」

習慣負面思考的修一每次聽到這句話，都忍不住在內心反駁說：「如果說要發揮就能發揮，天底下就不會有日子過得辛苦的人了。」但他當然從來不曾把這句話說出口。

平時就無法正向思考，在面對最惡劣的狀況時，當然不可能正向看待，更不可能笑得出來。

脇屋對束手無策的修一說：

「你愣在那裡也沒用。」

修一回過神。

「是、是……，那我先去西導補習班。」

修一無力地說。雖然誰都知道，事到如今，即使去了也無濟於事，更何況這麼一大早，補習班根本還沒有開，但沒有人阻止修一。

「這傢伙恐怕也待不下去了。」

辦公室內瀰漫著這種氣氛，修一雖然才剛進公司，但又立刻離開了。

朝倉苦笑著對修一說：

「你的服務很周到，對你真的很不好意思，但對方是學生的媽媽……」

他們正在說話的同時，來補習班上課的中學生接連向朝倉打招呼，然後走過他們身旁。朝倉也沒有面對修一，而是看著學生的方向，一邊向學生道「同學好」，一邊和他說話。

上課時間快到了，周圍的老師也都忙碌起來。因為那些老師也是解約的當事人，

所以很在意修一和朝倉談話的結果，視線不時瞄過來，顯然很期待朝倉能夠順利解決這件事。

「我了解，但如果事先和我討論一下……」

「唉，根本沒時間和你討論。岡田先生，我相信你也知道，那些做保險的業務阿姨有多厲害。」

修一當然知道。他投入保險業第三年，經常遇到資歷比他淺的家庭主婦接連簽下新的保單，轉眼之間，業績就超過了他。她們那種一鼓作氣，戰無不勝的氣勢或者說強勢的態度，讓修一自嘆不如。修一的女兒也有在上補習班，但他完全不打算向女兒補習班的老師推銷保險。

「而且保險費也大幅降價，所以很難不心動啊，每個月比你們公司便宜一萬四千圓。」

「這是因為……」

修一說到一半，沒有繼續說下去。他知道自己很惱火，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順利溝通。自己並不是來這裡找人吵架的。

如果想要保費便宜，修一的公司也可以設計出便宜的方案。修一之前在設計保單時，是認真為朝倉的未來和將來必需的保障著想，更何況朝倉當初說「我不想買消費型保單，儲蓄型保單比較好」，拒絕了保費便宜的方案。也就是說，完全是在朝倉同意的情況下簽下那份保單。

修一得知保費金額和對方公司的名字後，立刻猜到對方是用怎樣的話術成功說服朝倉變更保單，也知道改成了什麼內容的保險。正因為這樣，他強烈地想要提醒朝倉，但因為他向來堅持在推銷時不說其他保險公司壞話這個原則，所以硬是把話吞了下去。

「朝倉主任，如果你對保險的要求有所調整，敝公司的保費也可以便宜……」

朝倉一臉為難的表情制止修一繼續說下去。

「岡田先生，真的很抱歉，上課時間到了。我已經變更了保單內容，並不打算再次變更。我們在做生意時也很重視緣分，所以不可能和學生家長交惡。我相信你應該能夠了解，其他老師的狀況也一樣，很抱歉，感謝你至今為止的熱心服務……」

朝倉說完這番話後鞠了一躬，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似乎希望這件事到此為止。

修一原本還想繼續爭取，但最後還是放棄了。

雖然為了逃離脇屋的斥責離開了辦公室，但一開始就知道沒戲唱了。修一也很清楚，當客戶解約後，即使厚著臉皮上門拜託，客戶也不可能說：「原來是這樣，那我還是向你買保險」這種話。

「我了解了。雖然很遺憾，謝謝你這段日子的提攜，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協助的，請隨時和我聯絡。」

修一盡可能心平氣和，努力擠出笑容說。對方當然不可能和他聯絡，即使有朝一日真的打電話來，修一仍然在保險業界打滾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朝倉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走出補習班，修一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天氣很好，但馬路溼了。剛才下過雨了嗎？

放在胸前口袋的手機剛才震動了好幾次。原本以為是脇屋打來的，一看是妻子優子的電話。修一心煩意亂地接起了電話。

「什麼事？……我正在工作……」

優子不理會他，自顧自對他說：

「你忘了嗎？今天要去學校談夢果（YUMEKA）的事。」

優子的聲音也很煩躁。修一慌忙看了下手錶。優子曾經對他說，校方要求家長去學校談一談夢果的事，希望他可以一起去。雖然他早就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但一瞬間不加思索地說了謊。

「我當然記得。雖然記得，但我在上班，怎麼可能中途翹班？」

「我當然知道，只是希望如果你沒辦法去，至少打一通電話告訴我。如果你沒時間，我就自己去。」

修一小聲咂著嘴，以免被電話彼端的優子聽到。既然這樣，一開始就不要說什麼「希望我一起去」，說「自己去」就好了。

「那妳就去了解一下情況。」

「好。對了，旅行的錢匯了嗎？」

修一張口結舌。

「不……還沒有。」

「要記得匯錢，如果下個星期還不匯錢，名額就會被取消了。」

「啊啊，有一件事……」

「什麼？」

「不，沒事，那就拜託妳了。」

優子很期待初次的巴黎旅行，雖然很對不起她，但現在和當初規畫旅行時的狀況不一樣了。原本打算用來支付旅費的錢都要還給公司，不，要還給公司的錢是旅費的好幾倍。

修一想到要怎麼向優子解釋，心情就很沉重。

他大致可以猜到學校找家長去談什麼。新學期開學後不久，女兒夢果就沒有再去學校。

修一又看了一眼手錶。如果搭計程車，應該可以趕到學校，只是會晚二十分鐘左右。也許趕得及去露個臉。修一看向馬路上的車流，剛好看到一輛計程車從後方大約一百公尺處駛來。修一舉起手，但計程車卻在前面路口左轉離開了。

「哼。」

修一決定走去車流量大的大馬路。他必須在走向大馬路的同時打一通電話。剛才接優子的電話時，手機螢幕顯示還接到了另一通電話，是在老家獨居的母親民子打來的。

年邁的母親只在有什麼情非得已的理由時，才會主動打電話給他。雖然不知道母親找自己有什麼事，但他知道至少不是什麼開心的事。

然而不搞清楚母親找自己有什麼事，內心一直提心吊膽會對精神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於是他立刻點了手機螢幕，撥打電話回老家。

電話響了很多次鈴聲，像往常一樣，遲遲沒有人來接電話。

目前這個時間，母親應該在廚房張羅一個人的晚餐。修一的腦海中浮現了老家的樣子。

母親聽到電話鈴聲，應該會用掛在流理臺下方門把上的毛巾擦乾手上的水，然後才走去電話旁。母親最近說膝蓋痛，所以需要花一點時間。

修一在紅燈前停下腳步，看到周圍的人都邁開步伐，這才發現斑馬線上的號誌燈

變成了綠燈。

走到斑馬線中途時，民子才終於接起電話。

「你好，這裡是岡田家。」

隨著時代的改變，常識也會發生變化。修一小時候，母親民子教導他，接電話時報上自家姓氏是禮貌，但是現在即使打電話去別人家裡推銷保險，也沒有人會在接起電話時，就報上自己的姓名。因為電話會顯示來電號碼，如果是不認識的人，沒必要提供個資給對方，因為搞不好是專門針對老人下手的詐騙集團。如今已是這樣的時代，每個人都對個資格外謹慎，難以相信以前電話簿上會有所有人住家電話號碼這種事。

「媽媽，之前不是已經提醒妳，不知道是誰打電話來家裡，所以不能報上岡田的姓氏嗎？」

兒子向母親傳授和以前完全相反的做法。

「喔，對喔。」

民子不以為意地回答。

「找我有什麼事？」

「沒有啦，我只是在想，不知道你暑假時，能不能回家裡一趟？」

修一還沒有告訴母親，原本一家三口打算暑假時去巴黎旅行，但這次旅行恐怕得取消了……。

「暑假？現在還沒決定怎麼安排，最近很忙，根本沒有時間想這些事。有什麼事嗎？」

修一懶得說明，隨口敷衍著。

「那就等你比較有空的時候再說。之前你爸葬禮的時候，你也來去匆匆，根本沒時間和你說話。我想找機會和你好好聊一聊以後的事……」

修一的父親政史半年前突然離開了人世。政史並無任何宿疾，原本以為他身體很健康，結果突然發生這種事，讓修一很震驚，但民子也同樣感到措手不及。

政史去世一、兩年前開始，修一每次有事打電話回家，在掛電話之前，政史總是問他：

「你什麼時候有空回家？」

自從政史開始問這個問題之後，修一始終都沒有回家和父母見面。

早知道那時候應該擠出時間回家。如果聽說父母生病，或是身體狀況不佳，自己應該就會回去，但父母完全沒有問題，身體也很健康，所以就以工作太忙為由，直到最後都沒有回家。

修一心目中的政史，並不是那種會滿心歡喜地期待兒子回老家的人。這麼一想，就覺得政史那麼關心自己什麼時候可以回老家這件事，可能是內心有什麼預感，只是事到如今，也已經無從確認了。

政史去世時，剛好是年底最忙的時候，修一當時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必須再簽幾張保單才能度過難關。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情況並沒有比現在嚴重，也許回去參加葬禮時不必急著趕回來，只不過當時一心想著趕快回來工作，所以就在守靈夜趕到殯儀館，晚上住在飯店，隔天參加完葬禮後，就馬上回了東京。

「要不要多住幾天？」

民子當時這麼問他。

「最近工作特別忙。」

他草草回答，匆匆離開了殯儀館。

修一的老家在鄉下地方的商店街開了一家文具店，全家人都住在店面的二樓，所以房間不太充足。如果只有修一回家也就罷了，但一家人都回去時，就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優子和女兒夢果也睡在家裡，結婚之後，即使回家探親也都住飯店，所以那天也一樣，事後回想起來，那天甚至沒有回家一趟。

「以後的事？」

修一不耐煩地問。

「什麼事？不能在電話中說嗎？」

民子笑了笑，支吾搪塞說：

「也不是不行……只是不方便在電話中說，所以等你下次回家的時候……」

修一看著手錶。他沒時間和民子一直聊下去，但民子仍然慢吞吞地說個不停。修一毫不掩飾內心的煩躁，打斷了民子不得要領的話。

「我和優子討論一下，決定之後再通知妳。」

「好，不必太勉強。最近工作怎麼樣？還順利嗎？」

「很好啊，妳不必為我擔心。」

「要多注意身體。」

「我知道……我正在忙，那就先掛了。」

「好，對不起啊。」

修一掛上電話後，腳步更加沉重了。

老家門口的馬路改成拱頂商店街時，父親繼承了祖母開的「岡田文具店」，店名也改成了「岡田精品小舖」。那時候修一剛上小學。

自從除了文具以外，店裡還兼賣熱門動漫周邊商品後，就沒有人再認為那是一家文具店。店內總是擠滿年輕的中學生或是高中生，即使是非假日，一到放學時間，店內就人滿為患，擠得水洩不通。當時父母最大的煩惱，就是店內的商品經常遭竊，和學生在店門口停滿腳踏車，引來路人抗議。這兩大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雖然是鄉下地方的小城鎮，但商店街的拱頂下總是活力洋溢，修一老家的文具店一帶更被稱為「整個城鎮內最值錢的黃金店面」。

政史每次喝酒，就用手掌揉著修一的頭說：

「你以後想做什麼都可以，這裡無論做什麼生意都穩賺不賠。」

那時候，修一為父親很會做生意感到驕傲，同時很感謝父母為自己這個兒子準備了如此理想的環境。

並不是只有修一的父母這麼對他說，同一條商店街上的小孩子都認為「只要繼承老家的生意就可以荷包賺滿滿」，每個人內心都對家業的生意感到驕傲。但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立刻繼承家業，而是先去大城市工作。因為父母都希望孩子去大城市見識一下，修一和商店街的其他小孩子內心都覺得「反正遲早要繼承家業」。

然而，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迎接了這樣的未來。

忘了是在修一讀大學的時候，還是大學畢業，進公司上班之後，他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反正很適合用「猛然回過神」這幾個字來形容。當他猛然回過神時，發現商店街已經活力不再。

父親政史最了解生意一落千丈的分水嶺，修一在大三那年春天回老家時，政史喝酒時說的話，已經變成了「修一，你要在大城市好好努力，千萬不要回來這種地

方。」修一至今仍然無法忘記政史當時悲傷的臉。

過了分水嶺之後，店裡生意嚴重衰退，簡直慘不忍睹。

修一每年回家探視時，就看到有一半的商店拉下了鐵捲門，路上的行人減少了一半。政史的臉上失去生意人表情的速度，似乎也和客人的減少成正比。

「岡田精品小舖」在修一求學期間生意興隆，在修一畢業踏上工作崗位的同時，生意就每況愈下，幾年之後，文具店的歷史就畫上了句點。

以前擠滿年輕人的「岡田精品小舖」正式歇業後，商店街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鐵捲門街」。

前後三十公尺都沒有任何一家店開張營業，巨大的變化令人不敢正視，忍不住懷疑這裡難道就是以前被認為是最佳黃金店面的地段嗎？修一之所以很少回老家，也和每次看到這片冷清景象，內心就坐立難安的感情不無關係。

政史去世之後，母親民子獨自住在店面的二樓，一樓仍然維持剛歇業時的樣子，除了清理了庫存以外，展示櫃之類的東西都維持原貌。

以前無論下雨還是下雪，只要走去商店街，幾分鐘內就可以買到各種商品的夢幻

地點，如今變成了生活很不方便的環境，無論下雨還是晴天，民子都必須開車去遠處的大型超市採買，而且修一覺得差不多該思考母親的年紀是否還能夠繼續開車的問題了。

只要民子身體健康，問題還不大，萬一她生病，要由誰、如何照顧她？而且之後該怎麼處理老家的房子？以前曾經是人人稱羨的黃金地段，如果那棟房子根本沒人要買，到底該怎麼處理？……修一不知道答案。雖然知道必須思考這個問題，但總是努力不去想。因為目前該如何過好自己的人生就已經夠煩了，根本無暇思考老家的問題。

然而，在接到母親的電話後，就不得不開始思考。就好像蛀牙雖然已經不痛，只是愈不趕快處理，狀況會愈糟，有朝一日，必定會疼痛難忍。他也知道必須趕快處理。

修一用力嘆了一口氣。

光是工作的事，他就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了，還要煩惱女兒的事、夫妻的事、母親的事和老家的事……每一件事，他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的腦袋快爆炸了。如果獨自在家，他一定會用力抓頭，但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當然不可能這麼做。

他把臉皺成一團，努力克制著快哭出來的情緒。

「……為什麼就我這麼倒楣？」

他自言自語。

就在這時。

修一發現有一輛計程車駛向自己，他下意識地舉起了手。計程車閃著雙黃燈駛到路旁，優雅地停在修一面前，隨著「啪答」一聲悅耳的聲音，後方的車門打開了。

修一坐進車內。車上有一種懷念的味道，那是民子在老家巴掌大的後院種的薰衣草香味，也是民子喜愛的花。

「呃……」

修一必須回想自己攔計程車的理由。剛才情不自禁舉起了手，但因為太多事在腦

袋裡打轉，所以還無法理出頭緒。

他從後視鏡中和司機四目相對。

乍看之下，會以為是高中生的年輕司機面帶微笑問：

「是不是先去你女兒的學校比較好？」

「啊啊，沒錯沒錯，你說對了，那就拜託了。」

修一慌忙回答，但隨即感到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你……」

修一正想開口時，計程車駛了出去。

後續請至博客來購買《歡迎搭乘轉運計程車》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41006?sloc=main